

漳平文史資料

第六輯

1984 / 2



漳平文史資料

第六輯

内部資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福建省漳平县委员会

文史資料組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农业生产形势喜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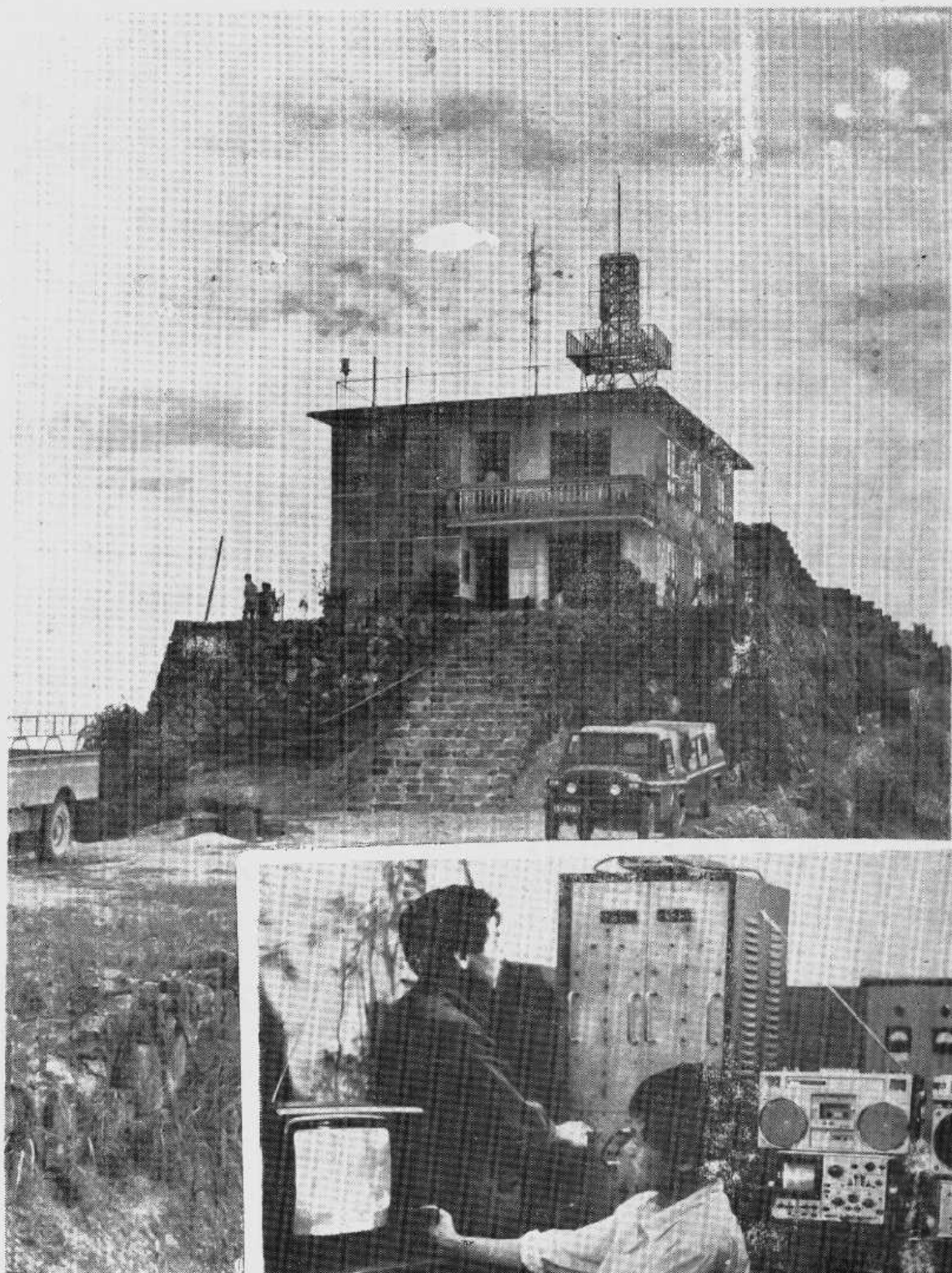
今年九月十三日是漳平解放35周年的纪念日，县里邀请各界人士开茶话会，回顾35年来我县社会主义建设情况，并于国庆节举办图片展览。向人们展示新漳平所走过的三十五年胜过旧社会的几个世纪，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行各业都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就。本刊特选登几幅照片，以示庆祝。

△ 1983年全县粮食总产173.9万担，比1949年增长四倍多。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商业兴旺发达。1983年全县商业纯销售总额达4675.6万元，比1952年增长98.8倍，农副产品收购总值1048.09万元，比1952年增长35.1倍。

(本版照片均李文植摄)





△ 三十五年来我县科技、文化教育事业取得巨大成就，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目前我县城乡已建立电视转播台、差转台16座，电视复盖全县人口60%以上。图为设在海拔1086米的燕尾林尖的电视转播台。

林天南摄

漳平文史资料
(内部资料)

目

录

一九八四年

第二辑

(总第六辑)

漳平县印刷厂

承 印

革命史料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岩连宁边区的若干斗争史实.....文史组 (1)
	参与红四军在漳平的革命活动的回忆.....郑柏团 (7)
	“九·一三”攻城战斗亲历记.....官友生 (11)
	记解放前的溪南匪乱.....邱振福 廖光前 (14)
水文史	新桥溪水文概况.....林江良 (17)
舆地志	漳平县疆界和行政区划变动情况简介.....刘重宇 (22)
戏曲与民歌史料	漳平戏曲源流初探.....陈长春 (50)
	畲歌浅谈.....雷关贤 (64)
社会旧闻录	髻龄杂忆.....郑超麟 (67)
	长河浪影(二).....吕沁 (83)
	火烧瑞都始末.....龙珠 (86)
乡镇史料	拱桥乡的来历和拱桥圩的变迁.....黄达中 (89)
	南洋乡今昔谈.....邓开源 (90)
家族史料	香山曹氏简况.....曹木旺 (92)
风物苑	从陈广的一副对联谈起.....石卉 (93)
	海外来诗二首.....(印尼) 黄冠文 (96)
修志动态	漳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公告..... (97)
	漳平县志编修方案(初稿)..... (101)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岩连宁边区的若干斗争史实

文 史 组 辑 录

现在双洋公社驻地是原宁洋县城旧址。宁洋，是闽西山区的一个小县，地广人稀，山高林密。1929年8月，朱德同志率红四军出击闽中时，取道龙岩白沙，经宁洋城下漳平。红军沿途传播革命真理，点燃革命火种，给穷乡僻壤的山区农民以鼓舞和希望。红四军回师二次攻打漳平城后，曾把缴获陈祖康部的部分枪枝、弹药，发给赤美山的林雨高，武装岩东赤卫队。以后，林雨高到过宁洋的安坑、麻畲头、黄山、石寮等村活动。继之，1934—1937年闽西南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红九团转战岩、宁、连边区。在宁洋三区旧称成达社的吕凤、沙田、陈地坑，以及二区的吴地、张家山，建立了苏维埃政府、赤卫队等革命组织。这些革命根据地的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长期与国民党围剿部队进行艰苦激烈的斗争，牵制了当时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围剿，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斗争一直坚持到1938年11月闽西红军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北上抗日之后。在长期的艰苦斗争中，这里的人民作出了牺牲和贡献，在闽西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解放后宁洋县划属永安专区，当时永安专区所属县对一些坚持革命斗争的村庄大多没有评革命基点村。加上体制、政区变动，1956年宁洋县撤销，原宁洋三区划归龙岩，原二区一些革命根据地村庄划归永安。同时，由于过去对党史资料的搜集、重视不够，以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原宁洋县境内的革命斗争史料，不曾很好地作过系统的调查整理，只在有关部门发行的党史、地方史料中，有过顺带的记述。现在根据现有资料，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原宁洋县境内的革命斗争史迹点滴，辑录于后。俾供进一步调查补正的参考。

一、红九团深入敌后

1933年冬，中央军委为了牵制蒋介石围剿中央苏区的兵力，组建了以福建军区汀（长汀）、连（连城）县独立营为基础扩大为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九团（简称红九团），并命令红九团深入敌后，发动群众，扩大革命根据地。

红九团团长吴胜，政委罗桂华、政治部主任陈仁。共辖三个营：一营长赵华；二营长郑树昌；三营长刘汉。1933年9月，红九团从长汀挺进连城，曾攻打永安城。于1934年春，由连城进入宁洋三区（旧称成达社）。决定在宁洋、连城、龙岩这三县的交接地带，建立一个据点。曾任当时沙田特区主任的方方同志，在《三年游击战争回忆录》记述：“……我们以宁洋的成达社、陈地坑、吕凤村为中心，将周围的团匪完全肃清，建立横直二百余华里，人口四、五万的根据地。组织了游击队和赤卫队，成立了革委会，分了田，还架设了百多里路的电话线，设立了干部学校，加紧练兵……”。岩、连、宁边区建立后，在横直二百余里的山区，点燃起熊熊的革命烈火，揭开岩、连、宁边区三年游击战争的序幕。

二、岩、连、宁边区的概貌

1934年5月23日在张家山开誓师大会，成立岩、连、宁边区游击队，司令部设在张家山，司令员王子平，政治委员杨志林。下辖三个队，共三百多人：第一队队长王子平兼，活动于张家山一带；第二队队长吴显来，活动于陈地坑一带；第三队队长江仁旺，活动于赖源一带。边区游击队下设：军事部（部长钟林辉）、后勤部（部长许胜青）、贫农部（部长刘土沙）、农村部（部长廖××）。游击队成立后，地方政权也建立起来了，为了便于统一领导，在沙田设立特区。特区主任方方，负责指挥特区工作。特区主席蓝玉川；副主席钟林辉。在以沙田为中心的游击队活动范围内，分设：宁西区（张家山）、宁南区（陈地坑）、宁东区（赵家山）、宁北区（小溪）。各区区长，均从红军部队中抽调干部担任。以后为工作需要，将宁西区与宁南区合并。并在张家山、陈地坑、吕凤村，成立苏维埃政府。

为了充分组织力量，巩固游击区，发动群众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并镇压了民愤极大的地主恶霸。七月十三日成立农民协会，廿三

日分田，把张家山、吴地、小吴地、坑头山、陈地坑、孔党、芹菜洋等村的田，划片给原耕的贫雇农，早中晚稻均归农民收割。

1934年农历11月，红九团二营营长郑树昌，率部进驻中村。在中村住了近三个月，也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挖地洞，挖战壕。成立了苏维埃政府，主席梁观乾。中村青壮年农民共有三十二人参加红军，起初编在二营，以后单独成立独立游击队，张开贵任队长，蓝先贵任指导员，积极配合红九团二营开展游击战争。

1935年5月，闽西军政委员会改为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以红九团的一营和岩、连、宁独立营（即明光独立营）为基础，成立闽西南第一军分区。罗忠毅为司令员，方方任政委，仍在岩、连、宁一带活动。以红九团二、三营和永东游击队为基础，成立闽西南第二军分区，吴胜任司令员，何育才任政委，开赴永定、平和、大埔等根据地。

当时沙田特区辖境，虽在国民党军队封锁围剿下，但民心振奋，到处洋溢着派生机勃勃的革命朝气。在张家山，凡20—40岁的青壮年农民都参加游击队；14—19岁的参加游击小组；8—13岁的儿童参加儿童团；妇女参加妇女会；40岁以上的坚持生产。他们拿出家里的马刀，红缨枪，武装自己。利用早、中、晚时间练兵，由红军干部教唱歌，排革命戏，群众情绪极为活跃。当年战斗在红九团的王直同志回忆说：“……我们住在陈地坑，记得为了检阅自己的力量和开展整训，开了个大体育场……把它称为‘红场’。八月中秋，在‘红场’开了个团圆大会，参加的除红九团全体同志外，还有地方工作人员，游击队员，人民群众，和一百多个受训练的俘虏……检阅的项目有劈刀、刺枪、投弹、射击、政治测验、文化测验、墙报、戏剧、唱歌、跳高、跳远等。此外还有伙食卫生比赛……夜晚松光火炬高照，红光通天，锣鼓喧天。政治部组织的红色战士剧团，还演出‘文明戏’。群众说：这是当地一百多年没有过的盛会……”。由此可以想见，在战斗频繁，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中，红军战士和苏区人民水乳交融和乐观战斗的气氛呈现出广大苏区火红的景象。

三、苏区外围的游击据点村

早在1930年，龙岩赤美山人林雨高、林如成曾率部到黄山、罗坑、安坑、麻畲头、石寮一带活动，各村先后组织了赤卫队。

1934年冬，沙田特区成立后，各村赤卫队推派黄照辉（土打铁子）、俞廷芳、俞天机、刘克祥、黄阿桂为代表，前往苏益田联系。苏维埃政府发给赤卫队红袖章和部分武器弹药。并指定各村赤卫队领导人：黄山俞廷芳；罗坑刘梅生；麻畚头刘新志；石寮林木兴；安坑黄阿桂。从此，这一带赤卫队政治上归沙田苏维埃政府领导，军事上由红九团指挥。红九团经常派干部到各村联系指导，起初总番号为“闽西东路赤卫队”。以后各村番号及人数如下：罗坑、麻畚头为十中队十七分队，共有赤卫队员23人；安坑为十中队十六分队，有赤卫队员20人；黄山为十中队黄山分队，有队员29人；石寮为石寮分队，有队员10人。这些赤卫队员中，以后加入红九团的有黄山的俞廷芳、黄叶成。参加新四军二支队北上抗日的，有刘新志、刘梅生、刘荣森、刘荣和、黄成等。

四、可歌可泣的战斗篇章

战斗在岩、连、宁边区的红九团和周围的游击据点村，拖住了国民党不少部队：敌第十师28旅58团；省保安第十团、十二团；第三师十七团；第八十三师补充团；都投入“围剿”战斗中。国民党反动军队，配合地方反动民团武装，疯狂伺机进攻。我英勇善战的红军和地方赤卫队配合，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和强敌进行周旋，顽强战斗击退敌人多次“围剿”。例如：保安十二团团长李敬慎，坐镇宁洋城，两次率部向苏区进攻，都在邹家山遭我伏击，被打得落花流水。但是，敌人在兵力、装备、给养都占绝对优势，加上红军主力服从于总的反围剿部署需要，调动频繁。因此，敌人常伺机围堵、进击。我红军和赤卫队在战斗中也付出很大代价。已知的有下列几次战斗：

1、1930年安坑赤卫队暴动，处决当地恶霸陈德英。事后，驻在赤水的宁洋县长俞光华，及其亲信俞水潮，派民团洗劫安坑。赤卫队员被抓19人，家庭财物被抢光，被抓队员每人被勒索光洋五十圆，才释放。同年，黄山、麻畚头的赤卫队，在黄山岩前，和反动民团打了一场激烈的战斗，赤卫队员伤二人，民团多人伤亡才败退。因此，反动民团不甘心，一次在根竹后乘我赤卫队员休息之时，民团化装成农民，摸走岗哨，打进村里。赤卫队仓惶应战，结果被俘去十二人，阵亡七人，仅六人突围出去。

2、1931年农历3月，林如成带黄山、罗坑、石寮、麻畚头等村庄的赤卫队攻打宁洋城，赤卫队失利，安坑赤卫队员黄子荫、颜天福牺牲。

3、1932年，安坑、麻畚头、黄山、罗坑、石寮这几个村的赤卫队推举林雨高为营长，曾组织一千多人攻打赤水，主力红军派个代表来任总指挥（北方人，不知姓名）。在赤水驻防的是民军林清标（土名阿三）。赤卫队包围赤水大土楼四天，进攻时，不幸总指挥中弹阵亡，加上驻在宁洋城的民军林维邦部连长林荣辉，率部赶到赤水援救，赤卫队被迫撤退。

4、1934年8月，驻在小陶镇的敌八十三师三百多人“进剿”张家山，红军主力部队只六十多人，在敌我力量过于悬殊的情况下，我退出张家山，扼守山头，击退敌人二次冲锋。十月，敌军六百多人进驻张家山，我游击队转移到沙田一带，反动民团长胡法常重新统治张家山和吴地一带。我游击队不时伺机袭击敌人，从十月到来年一月，进行长达四个月的拉锯战。在历次战斗中，我方也付出重大伤亡代价：岩、连、宁边区司令员王子平，政治委员杨志林和队长吴显来、江兴旺，后勤部长许胜青，贫农部长刘土沙等都在战场上英勇牺牲。在这期间，张家山革命组织转入地下活动。农历十月，乡苏维埃主席钟炳生，红军干部邱永标，密察员蓝永定等，在许胜春、赖德才家里开秘密会议，被反动民团头子胡法常、吴显才发觉，派兵包围。赖德才、陈琴娣、钟炳生、邱永标、蓝永定等同志同时被杀害。

5、1934年冬中村的游击队在红九团二营领导下于农历十二月三十日攻打下山。次年农历正月初一，在罗畚的鸡公岭和来“围剿”的八十三、八十八师打遭遇战，因敌众我寡，失利。全营270多人，退到邹家山龙伞梁时，只剩106人。1935年农历2月，采取分散活动，中村独立游击队回中村，隐蔽在山上，后因与红军主力失去联系，撤散游击队。队员到处躲匿，到旧历四月才陆续出来春耕，游击队员张观水，被反动民团枪杀于隔头洋。

6、1936年在黄山村岩前大仑后，赤卫队击退过来犯的保安团。

×

×

×

1935年7月，成立岩、连、宁县军政委员会，领导边区的革命斗

争。1938年11月，在闽西红军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北上抗日后，这一带地区的武装斗争才停止，老苏区和游击据点村的人民，重新陷入暗无天日的水深火热之中。

(吕沁执笔整理)

本文资料来源：

- 1、《龙岩文史资料》第七辑；
- 2、《永安文史资料》第一辑、第二辑；
- 3、赤水公社：《石寮、安坑、罗坑、黄山等四个大队老红军、赤卫队员、接头户调查报告》；
- 4、访问中村老赤卫队员梁国胜的谈话记录；
- 5、县民政局落实烈士赖德才、张观水的调查报告。



三 点 更 正

1、本刊第五辑第42页第1至3行：“菁城小学的前身菁城学堂”，系“菁城小学和它的前身菁城学堂”之误，应予更正。

2、本刊第五辑第74页“民国时期漳平历任县长名单”中陈锦文、陈应标两栏，据郑超麟老人说陈锦文就是陈应标，同一个人两个名字，是漳平人，不是浙江诸暨人。因此这两栏应并为一栏，更正如下：

陈锦文	应标 半帆	漳 平	1929年秋	红四军第一次攻占县城撤离后由陈祖康荐派的，不上一个月，红军回师，再度攻占县城。永福等地建立苏维埃政权。
-----	----------	--------	--------	---

3、本刊第一辑第36页右半栏第11至12行“《宁洋县志》修于清同治十二年(1874)”，应改为“重修于清同治十三年(1875年)”。

编者

参与红四军在漳平的革命活动的回忆

郑 柏 团 口 述

我叫郑柏团，原是和春人，今年七十四岁，一生全靠做木匠为生。十二岁失母，十四岁丧父，兄弟俩分路去做工学艺。我投师学木工，十二岁的弟弟到溪仔口学铸锅（三年间死亡）。

1929年（民国十八年）我十九岁，学艺出师。可是无父无母，孤苦伶仃，要想成个家，困难太多了。农历六月尾，听到传闻，红军从白沙到赤水住一夜，六月二十九日到宁洋城住了三天，准备来攻漳平。心里想，红军一来，我就有出头的日子了。农历七月初四日早晨，漳平城内，大街小巷，没有行人，我便想去和平的路上看看红军队伍。当我走到青草寮（现在火车站）时，红军先头部队就到了，红军战士问我城内情况，我告诉他城内已无兵了。我带红军队伍进城，

当走到佛仔隔（现在的电影院附近）红军再问在路旁煮开水的两个老妈妈，证明城内确实无兵后，又向天开了几枪，静听无动静，才把大队人马开进城，那时候已是中午十二点多了。

红军进城后，很快就安了营，放了哨，马上叫我去唤未跑的群众参加开会。下午三点左右，集中在下市场（即现在的大桥百货商店）开群众大会。到会有五十多人，朱德军长亲自在会上宣传红军政策。大意是：红军不杀老百姓，红军是工农子弟兵，对外打倒帝国主义，对内打土豪，分田地，帮工人组织工会，帮农民组织农会，要大家开店做买卖，红军买卖公平，工人照常做工，农民安心种田等。初五日，红军叫我找贫苦农民来谈话，我去到街上，碰到猪仔巷28

岁的张宽和谢上坪（龙岩适中人，本地人叫他“上坪”，真名忘了。50多岁、槌背为业），他们也要求参加红军。我就把他二人带进驻扎在公务局的红军军部去。初五晚，叫我三人到军部参加开会，讨论研究漳平城的资本家，谁应保护，谁应没收。头一个最大资本家是“添兴隆”老板，问他是怎样发家的，一听是正当经营的，不但不没收，还讲要保护。当问到“鸿记”百货店时，听讲是陈明扬（一名春木）、陈鸿梁（即“剃头栋”）两兄弟的，叫我们介绍情况。我们告诉红军：他两兄弟是南安人，过去来漳平开理发店，还安分守己。自民国十六年陈国辉、陈佩玉来占领漳平城后，开筑和平公路、拆城修建街道，他们因与陈佩玉同乡关系，得到陈佩玉重用，陈鸿梁当商会会长，陈明扬当军官，都成了大红人。本地人怕开公路毁了良田，怕多拆店铺，都托他说情，这就使他俩发了大笔横财。陈佩玉弄来第一辆汽车开进漳平城时，在通往和平的路上辗死一个六岁男孩，陈佩玉拿出三百块光洋作赔命钱，都被陈明扬兄弟独吞掉，所以他们有资本开大百货店，是靠不义之财起家的。于是会上就决定，第二

天上午先到店查看，红军做事很认真、细致，要我三人签名具结，然后红军又分头下去调查，证实后，上午十点钟才封“鸿记”店房。当天是初六日，又开群众大会，先宣布我当工会主席，张宽为农会主席，上坪为农会副主席。然后才宣布没收“鸿记”的财产，通知初七圩天，在衙内后土（即现县政府篮球场）将“鸿记”浮财分发救济贫民。圩天上午，自八点钟起，直分到下午三点钟才完。我分得一双皮鞋。初七日我曾带朱德军长到南门内陈文灶理发店理发。当晚开会讨论处理叛徒陈祖康的问题，初八日上午先杀陈祖康家四头大肥猪，把猪肉通通分给群众，红军不留一斤一两。后由张宽主持分粮食，每人分给四大斗（约100斤），我主持分家具，地点在衙内后土。下午三点钟，全部集中焚烧陈祖康厝（现在菁城影剧院对斜面），未烧之前，先检查与祖康厝毗邻的民房，扒瓦锯桷，做好防火路，后才烧厝。自下午三点钟举火，直烧至次日上午九点才熄，然后做好四邻民房的善后工作。

初九日间，红军四出活动，假装探问上龙岩路线，晚上首长们开会研究继续进军的路线，听

说起初打算走新桥路。我就向首长建议：新桥路岭高不好走，且有遭受陈明康民团阻击的可能，不如走溪南，溪南仅有民团二、三十人，容易解决。首长们认为我讲得有道理，表示要再作研究。红军转移前买破布编草鞋，修补装粮袋、备药品、贮足马料、十人一盏马灯灌满煤油，以备随时出发。

红军自初四日进城，十四日半夜离开，总共只不过住了十天。由我带路从华口过溪南，到达后他们叫我回漳平，交代仍然住在下水门溪边店内，有需要时好联络。

七月十六日，陈祖康心急气败地随同张贞派来的兵好几百人，从华安赶回漳平。听说有三百多支步枪，两门迫击炮，一部电台。进了城，一半驻在中军府（现县公安局），一半驻进孔子庙（现在县印刷厂），他本人也住在孔庙。十八、十九日前后，张宽被他抓去，押到佛仔隔枪毙。谢上坪躲在桂林，也被搜捕枪杀了。我听到这个消息，急忙逃到桂林三公宫殿后的木炭堆中蹲了一夜，老躲在那里，吃饭成问题。自己想，我是一个普道木工，少出头露面，懂得我的人不多，谅不会引人注目，于是就潜回店

内，藏在夹板墙中。有幸，逃得过这个难关，才能活到现在。

七月二十六日，红军派两名便衣（适中人）化装为卖柴、卖松明的乡下人混进城来。中午时，到店里找我联络，照约定推开虚掩的店门，在店后找到我，先问明敌人兵力和武器，后要我带路看看兵力驻扎地点。先过中军府，后看孔子庙，出中水门，拐回溪边店，叫我买了两角小银的米课，吃过就去了。当晚半夜，又来一名便衣，探明情况照常，对我讲：天亮前兵分三路攻城，你听了枪声免惊。当红军从小潭岭、菁坑、东坑一路来攻城，有人秘密赶来向陈祖康报讯，驻城的敌人闻风丧胆，慌忙准备撤退。可是红军进军神速，即时已占领佛仔隔、东山塔等制高点，向敌人开火。敌军兵慌马乱，怆怆惶惶从浮桥向南败退。红军一阵猛打，敌人死伤三十多人，丢了两门迫击炮，一部电台，争先恐后地往永福方向溃逃。一部分逃往永福，大部分被红军俘虏，在县政府门口集中，给吃了午饭，红军当场对他们宣布了优待俘虏政策：“现在发给你们每人两块光洋，好好回去做工种田，再不能去当张贞、陈祖康的兵了，如果再当他的

兵，抓到就要杀头。”

红军自二十七日早攻进城，收缴了敌人的枪枝后，将三百多枝步枪送龙岩赤美山游击队，用船载去，来领枪的是林雨高。红军于二十七日晚半夜，进兵过永福住了三日，才直上龙岩，与其他各军团会合。

红军走后，我自觉二次露面，难免被人认识，漳平地方无论如何不能再住下去了。否则，往后必定灾祸临头，生命难保。于是我二十九早出走，从新桥到大田做工，呆了十二天，拐回到永福龙车住上二十多天，转到龙岩白沙住了一年多。自二十二岁起，才逃到宁洋县(现在的双洋公社)长期居住下来，直到现在，仍然

过着木工的生活。

邓泉声记录整理

(编者按：郑柏团老人在红军出击闽中，路过漳平时，曾亲自参与红军在漳平城的一些活动，所述情况与原来搜集材料基本相符。其中有关工会、农会负责人，与本刊第二辑《红四军进军漳平，出击闽中》一文所述不符。鉴于当时处于战争环境，在城内驻有“二纵”、“三纵”两支部队，在开展工作时，也有可能各自吸收当地积极分子参加工作所致。故两种说法都予保留，供今后进一步调查核实参考。有关当时工会、农会负责人，当以今后撰写党史、县志定稿为准。)

『九·一三』攻城战斗来历記

——官友生——

九月十三日，是漳平县城第二次解放的日子。时光流逝，一转眼，三十五个年头过去了。值此三十五周年大庆之际，三十五年前，自己参加两次解放漳平县城战斗的情景油然涌上心头，历历在目。

近年来《漳平文史资料》上，不少同志对漳平二次解放过程及战斗实况，写了不少文章。读过后，感到对“9·13”两次攻城战斗的记述尚有不够详尽确切之处。如总攻令的下达，邱振福、廖光前两同志的《十九连战斗历程》一文中，是说九月十一日十九连主攻东门（见《文史》第五辑）；范启文同志的《走向革命，获得新生》文中是说九月十二日营部颁下总攻令（见《文史》第三辑），时间不一致。我当时参加突击连队是首先突进东门的，据我记忆，攻城战斗总攻令的下达是十一日，不是十二日。战斗延至十二日下半夜才结束，过程也比较曲折。现在将我亲历这次战斗的实况，简介于后，以志纪念。并希望知情者加以补充指正。

我原是县政工作团成员之一。“7·16”后，工作团从新桥转到永春一都，边整训学习，边搞农运建政。八月底的一天，工作团领导邹永贤、林敏同志，通知我说，另有任务，叫我准备回溪南。记得同时被调的有十位同志，现在只记得宁洋籍的陈正风、张发、赖投宜……

等，我们是由林敏同志带领从一都赶回溪南的，时间大约是八月二十八日前后。到溪南后，林敏同志才告诉我们，调我们来，是参加正在部署的攻打漳平城战斗。八月三十日，县工委命令：溪南的十九连和安溪来的一个主力连，进驻芦芝东坑口，进迫城郊，与此同时，党太的十八连和新桥民兵进驻于和平一带，形成合击之势。我在安溪主力连里，驻在东坑口。在九月十日之前，敌我双方，远距离互相射击，火力不猛，因当时我方正在和平与敌周旋谈判，重点在政治攻势。每天均从东坑口派出政工同志赶到上桂林，利用沿岸民房作掩护，向对岸城头守敌喊话，开展政治攻势。我们部队则从东坑口到东山塔敌人的战壕外围向敌人喊话。九月七日以后，营部从东坑口迁到上桂林，并从安溪主力连中挑选四十多名安溪籍战士，加上瑞都民兵十多人，共约六十多人，临时组编一个突击队，派陈志光同志（安溪人）任队长，指定我为政治指导员。县工委和营领导：林敏、张挑、林江等同志，对我们突击队作过临战前动员，并向陈志光和我，介绍了总攻的具体部署情况。我记得当时的部署是：一、十一日凌晨，我方各路同时出动，发起攻击，约定不论那个连队突进城后，应占领有利地形，在占驻地竖起竹竿挂红布条，作为标记，便于识别；二、预计如我方战斗顺利，敌人定向拱桥、永福方向溃逃，故在西郊设置重兵，由曾文光负责指挥，断敌退路；三、突击队采取出其不意，从东坑口出发，经东坑隔、石龟顶沿坑涧摸进东门，切断东山塔守敌与县城通路起钳制作用，给从东坑隔，沿山脊正面强攻的我方部队创造条件。

九月十一日，县工委和营部下达总攻击命令。是夜七时我和陈志光同志，带领突击队从东坑口，转到东坑隔，摸到旧公园边的东门涧，借星光摸索前进，至现在菁东小学后面爬上公路。敌兵守在旧公园（现供销社仓库）门口，和刘子熙住屋及毗邻楼房（现粮食局麻袋仓库）放有岗哨。起初，站岗敌人发现公路上我先行尖兵人影，误以为是他们自己人，用本地话打招呼，接着看到我方快跑前进的队伍，情知有异，敌慌忙开枪，我方边还击，边猛冲，敌人一时摸不着头脑，惊慌失措，全数从楼房跑出来，急忙沿公路朝县政府方向退去。我方追击至旧城隍庙（现日杂公司）门口，不料在县政府门口工事中的敌人，以猛烈的机枪火力网，封锁我进路。同时，还纠集刚退下来的敌